

科技、貿易 和「天人合一」

陸光玄

香港中文大學主要是代表教育和研究，但在我看來它特別是一個歷史進程的體現。這個歷史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便一直在進行着。我這裏所指的當然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其實也就是中國向西方化的進軍。這個殖民地的這所大學也就注定要成爲人類歷史中兩大偉大文明：即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接觸地。所以香港中文大學非常適合在有關中國現代化的許多重要問題的研究上，來爭取和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

如何將這個古老的國家依照西方的模式來現代化，一向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論題。作爲一個眼向着數千年以前的中國考古學者，我是不敢討論現代中國的問題的。但是我可以指出，中國與西方這兩個文明在它們剛開始的時候，在許多方面就爲根本上很不相同的原則所支配着的。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時代，即古史上的三代，作爲這個文明各種現象的基礎的物質財富，乃是通過政治權勢與權力的獲取與運用而累積起來、集中起來的。在西方文明追溯其最早根源的古代兩河流域，那種財富卻是通過新技術的使用與各項資源通過貿易的大力操縱而積聚起來的。我們可以說在這過去數千年之間中西一直保持着它們在財富的產生與人事的經營上兩種不同的方式，即政治方式與經濟方式。如果未曾被人擾動，中國在今日可能還在走着他自己的道路。

其實中國現代化成功的關鍵並沒有甚麼神秘性：一方面保持傳統文化中的優點，一方面採取西方文化中的優點。問題是「那些」與「如何」——而這些正是



非常重大的難題——傳統文化中的優點是甚麼，如何將它們保持；西方文化中的優點是甚麼，如何將它們採取而不致於擾亂在這個前提前一半中我們的願望。西方科技在延長中國人的壽命與提高中國人生活水準上的貢獻，肯定是不成問題的。西方科技受益能更多更有效地促進中國的進步，也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中國能不能持續輸入科技而不會對傳統的天人和諧的觀念與實踐上，導致不良的影響與後果呢？現代西方市場經濟這種手段，能夠激發個體創業者的創造性，並且能夠對謀利成功的想法加以獎賞，這是顯而易見的。西方式的經濟發展在提高中國人民生活水平上產生短期的奇迹，所以它似乎是人們所要求的。更多、更好的技術與市場經濟恐怕不可避免的會是什麼中國領導者統治藍圖的一部分——因為他頭一件任務便是滿足中國十一億人口的食物需求。可是，我們能否一方面發展技術和市場經濟，一方面又保持我們傳統的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保持我們傳統的人間秩序？我想請教我們中間的環境科學家，在過去這幾十年來顯然提高了中國人民生活水準的工業建設，有沒有對我們美麗的山河、對我們的森林、我們的土壤、我們的空氣，已經做了不可收拾的損壞？做了多少損壞？

我堅信要成功的現代化——事實上，甚至要想在長期間作為一個國家而生存下來——中國必須既要有技術與貿易，又要有「天人合一」。「天人合一」這中國的觀念，如果能夠發揚，可能會對全人類做出重要的貢獻。可是它並不是中國人專有品，因為許多其他的文明也有這種信仰。例如，十五世紀墨西哥的阿茲特克人就是「把他們的都城和它的環境之間的關係，看做一個整合性宇宙論的結構——亦即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在其中自然現象被當做是從本質上說是神聖的、有生命的、並且與人類的活動發生密切關係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世界許多地方曾經是人類文化的常規，而且可以再爭取恢復它的地位。

但是我們並不能只靠恢復它在觀念中的地位來達到它實際上的目的。僅只抱着正確的價值還不夠，還要有根深蒂固的制度來將這種價值付諸實現。允許高等技術和市場經濟在「天人合一」這種道德環境中繁榮的制度，可能已經存在，也許還不存在。但不論如何我們必須將它們認明並且加強。我想這種制度可能在某種民主程序出現。但要將其認明，我們就必須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從事大量的學術研究與試驗。

張光直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